

世系誤書辨

譜牒之學自昔有之如風俗通氏族誌群族撰是己今之諸家譜皆效古而吾家亦有
大族譜小族譜十寸譜皆述先代者也吾同宗故觀察使德洙氏修正世譜梓行于世
而姑依韓山舊譜以我正朝戶長公列書于秘書公之行有若兄弟者然而觀察公自
註云未知孰是今姑存疑以俟後日觀察公之事不足恠也遠代故事旣未詳知諸家
譜牒亦未多閱則註於自疑之地是固然矣我從祖處士公名明徵号超然處士自少用心於譜
牒之修日事釐正迨三十年間碑誌譜牒之見无慮百有餘本則任慶昌丁時述兩家
所藏皆以秘書公爲正朝戶長公之子盖丁任二家本於鄭西川崑壽姓譜則西川卽
我東譜家之大藪矣豈舍西川之見而從乎觀察公之疑辭說乎到今思之處士公所

見瞭然無疑而又有同宗數三家所藏系帖皆以正朝戶長公韓仁幹爲秘書公韓孝進之父統此五六家系帖而言之則傳信明白準的昭然耳址衍又伏見碧珍李氏八八帖及許涵百家譜錄李景說氏族源流亦皆以秘書公爲正朝戶長公之子矣秘書公先祖諸家譜牒或以進士書之或以秘書郎書之意者府君以進士下世而以稼亭公榮貴追贈三代而有此職即秘書公及判書公墓在韓山云而世久代遷文獻蕩然墳墓之在某山某里配位之某封某氏莫以知之痛恨而極然哉

出址衍氏所撰述先錄

族譜序

聞東按使李君師魯抵余書云韓山之李舊有譜牒而板刻不傳今復增續叙次附錄碑誌之類就原州府謀銀梓行布子其序而弁之余謂譜既叙列昭穆及其行事則序在其中矣他人何容贅辭無己則前輩或於序諸寓勸戒勗子孫亦古之道也植雖非其人請竊取斯義而效焉我東姓族之興多以德望勲列而以文起者或不逮豈非循華者易萎而尚綱者可遠耶獨韓山之李專以文勝而科甲蟬聯愈久而愈繁他姓莫望焉人皆謂稼亭父子權第上國牧老文學爲東方第一源大者流廣理固當然余謂牧老有功於斯文固非佔俾取名者比若其盡悴於昏荒之季自靖於革除之後所以利人澤物扶倫樹紀者窳有不伐之功不顯之德而文聲掩之宜夫受天之祐歷世彌

彰者矣噫賢々親々沒世不忘豈獨帝王家哉凡爲牧老子孫者不惟尚其文而思尚其德不惟治其末而思治其本以謙受益用晦而明則可以無忝於牧老之道而豪傑之繼作福祿之滋至其亦無窮期矣是爲序時癸未仁祖二十一年明九月初吉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知經筵春秋館事德水李植拜手謹書

族譜跋

諸族之意蘊氏之說盡之矣今不敢贅顧吾韓山之着姓已二百有餘年而尚未有譜者豈非雲仍之欠事乎不佞庸陋無所肖似而獲霑餘慶待罪方面既蒙援例贈榮反三世矣感泣之餘仍取家藏姓譜欲鐫梓以壽其傳而復念方當公家務劇之時財力難辦則任情遂私所未遑也適同宗興祿甫爲督郵於近地而意與之合鳩聚板材以助其役且編帙不多功易就緒夫孰非國恩之所及而先烈裕後之澤亦豈誣也抑有所感焉者自先祖至今十餘世子孫之舊衍者何限或以德業或以文章顯於世者代不絕書而不自有身陷大辟名之以亂臣賊子者則亦吾宗之所當艷稱而來裔之益勵不怠期不墜先訓者也蓋亦勉之哉若夫證定編次之始末則略具於凡例故姑書此以記云癸未七月下弊通政大夫守江原道觀察使兼巡察使李德洙書于北原

惟我李氏舊譜崇禎癸未監司怡愉堂公爲閩東伯時所編修而刊行者也曾任甲戌

宗中先輩謀繼修而我王考監司府君

諱弘迪

宗主其事收聚京鄉宗派出草未半王考

捐館而事因中輟其後宗大都正公

諱

謂不佞曰先王令監嘗修譜未卒吾宗之所

深歎者若以其所捧單子及草稿之餘歸之於吾則吾外從李楊口世胄精博譜學可

托而成書不佞敬諾而輸送都正公仍以付托於李楊口相與往復而主管焉都正公

既沒大諫公

諱

又繼之修成草譜四冊未及脫稿大諫公下世李楊口又喪逝嗚呼

譜始於甲戌四十餘年有前後二公之相繼而猶不得爲完譜則譜之成何其難而又

何其不幸之甚也昨年春尚州牧伯秀輔氏送言於宗中曰今之大家名族皆有姓譜

而我韓山之李以國中大姓雖有舊譜久未改修族派難辨誠爲慨然倘得及今修整

至於鉅梓吾當竭力於是諸宗齊會相確以譜爲王考之志事屬之不佞責以繼述不

佞屢辭不獲而且念王考及都正大諫公皆有志未就竊有所感焉者乃敢驅勉任事

遂定有司發通文通告姓族廣收派系取來李楊口草本於大諫公胤秉健氏見之則

其編次極詳備且博攷諸家姓譜訂補舊譜之訛漏爲一成書但修之以甲戌舊單故

近代派裔皆不入錄乃以新單修其下梢凡例略加添刪既修原譜十編又爲附錄追

錄別錄合作八冊始於己未五月至庚申三月三易稿而書成繕寫刊本送尚衙六月
刊役亦告訖矣人家修譜例多費歲月而今十編之書成於一暮是豈庸鉅所可能也
編輯蓋藉已成之草而傳書故事省力而功易就此案都正大諫二公敬宗收族之盛
意攸暨也今當譜牒之成九原難作奉質無階其亦愴感也已尚牧以一邑廩餘殫心
剴剔亦遵先宗丈監司公諱舊稷遺旨先輩所共眷々而未遑百年者幸成於今日事
或有待時而然歟茲於卷尾略記譜事之顛末如右若夫繼此傳修久而不替無歉於
歐陽公譏切之語有望於後人云崇禎後再庚申季夏後孫通訓大夫行刑曹佐郎山
老再拜謹書于直廬

我李氏世譜始成於崇禎癸未即吏議贈贊成伯愉堂公按東藩時編輯印刊者其後
九十八年再成於英宗庚申即都正公牧尚州時修授銀梓者而庚申以來今爲一
百有七年矣往在癸巳韓山老宗人與迪來請族譜之重刊不佞以余今衰耄事且重
大猝未以經始固辭而連五年上來其言愈懇至於垂涕而道曰凡吾諸宗孰不知譜
牒之重若夫遐鄉諸宗科宦之絕屢世于茲子侄將入於簪伍之籍而無以藉手近屈
寧不爲之矜憐不佞聽末訖不覺愍然而感且念庚申譜經紀之初我高祖考監司公
博放諸家之譜証補舊譜之訛漏編次纓爲四冊草本而遞爾下世後十三年而譜始

成此誠我高祖考未卒之志事也余今與聞於是冊重修之役則事既不偶庶幾爲繼述之舊一遂會洛下諸宗人而諗之僉曰百餘年之間各派子若孫益蕃衍而三四世俱未書於譜中迨今重修亦云晚於是乎告于十二兄同敦寧公諱義溫宗中長老都正公諱海魯而發文遍通于各派之宗人俾之書送單子時戊戌二月也戊戌之於今又爲九年之久而單子既未齊到事力亦多不逮往復致證屢閱寒暑既始於役告竣無期十三侄景在甫以嶺伯送紙五千卷又得人而讎校尤精尤工而功役亟就歲丙午乃以活字設局印出皆此侄力編摩之未易言何書不然而哀集成就難以日月期有如是矣嗚乎九年之間同敦寧兄及都正公俱已卒逝奉以同議其始不克同見其成浮世人事只不禁後生之悲至若聚族於斯開卷瞭然知我所自出以感發孝悌之心明吾本一源以益勉敦睦之義前後諸公之序跋既備且詳不佞何述焉謹就譜冊之尾略叙重修之顛末如右崇禎紀元後四丙午日南至文靖公十五代孫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原任吏曹判書叢甲謹識

古之譜其族者止於同高祖之親後世譜法寢備自始祖以降固有遠邇一例收編雖百世遺澤升沉不同千里分居慶吊靡接者按其譜皆若一家之內停宗收族之盛至此而廢以加矣我李有譜一曰癸未怡愉堂公諱德沫上溯得姓世次與名諱事蹟編

爲一卷二曰庚申郡守公諱山老述先輩未就之事擴張其規模謹嚴其義例合爲八冊三曰丙午曾王考正獻公又因而紹述至於二十一卷之多李氏文獻盡萃其中矣今距丙午又一甲矣世代日遠派流日繁修譜之事不可以緩也容種不揆僭妄經始有年至今秋始得告厥一遵舊譜凡例或有因時制宜多從厚處以盡惇睦之誼雖未敢信其必合於義其因革必有疏記其筆削必有訂明盖有百世俟後之義而不敢以一日苟簡之編爲吾事己了也且惟族大者其譜難合一散處濶遠一眞訛相蒙一議論不一吾宗以國中鉅閥具此三難而能成之其於惇宗收族可謂有浮於古者矣然收族末也尊祖本也徒治其末而遺其本可乎自我稼牧兩先祖以後世襲簪組道德勲庸忠孝文章委落相望於編帙之間凡我後承圖所以不墜其祖武宜求之於此各傳其譜外之意則是編之綱條雖或不中亦何傷乎哉同譜者宜相與勉之譜凡三十有二卷有司膺珪濯珪恒珪斗頤終始校正卒就完表膺珪於怡愉公爲十世傍孫濯珪於郡守公爲五世孫光武九年青蛇冬十月上休文靖公十八代孫崇政大夫前學部大臣容種敬序

文靖公十四世孫奎恒

官郡守贈吏部尚書雙翠軒麟趾公後

有韓山李氏世乘序

從侄定載

官禮議號鑄庵